

侍者 福善 日錄
門人 通炯 編輯

卍
憨山老人夢遊集
(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之十五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書問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付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像教。數十年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恩。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往以未得瞻禮爲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平。旣而東歸海上。復聞闡提作大法障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以衣覆被。不獨使法門安堵。抑令

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以
齋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
二。藏公向未有聞。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廊菴中丞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良期。飽食不二。回首
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
精明。常目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違。薄
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頷。
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濟。又安能望臻
極樂。以享四事之豐乎。况復魔黨橫行。夜叉四出。而

噉生人之肉。可謂無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
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刃玄虛。引松竹之清風。發冰
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愆。墮茲瘴海。
僅持一息。聊復四年。朔雪炎方。相縣萬里。追憶舊遊。
豈可再得。雖絕徼遐荒。而草木有知。安能一日忘於
陽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以業
因緣而行佛道否。

荅許鑑湖錦衣

辱垂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以副高望。聊
竭比量。奉臚來旨。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

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以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似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原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以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真心矣。斯皆妄想攀緣影事。豈可當以爲真乎。所云念佛者。卽是念自心也。若心

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然攝引初機。須是從者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有方便。直以單提一念爲主。如寶劍橫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敢攖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

同一法清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忍拋足下。寧不把臂乎。昨臨行。作數語屬彌生。畱別足下。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之句。此蓋就文士痛處。剗錐。足下卽不能於此悟入。願皈命三寶前。受持圓覺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以此當供養。聞足下道伴信心清淨。願足下教之以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以深入也。計高選在卽。臨事冀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決不能使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承命爲勉師塔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畫葫蘆不敢妄意增減但於公所謂見悲於法門者數語此瀝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以爲辭惟是時不無流涕之嘆鄙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以感發於公今日之心也公亦以我爲增益謗乎其銘則脫然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多舛駁不精難以著相定於是非之辨若非久畱心佛法禪道歷參真正知識以淘融滓穢蕩滌塵習而

但取依稀彷彿。學相似語資談柄。作影身草者。斷斷難窺實際。卽有真心爲生死大事。且又執我見立牆。漸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敢妄擬其優劣。幸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東溟先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以力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於師。非具正法眼。秉慧劍。稱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視一週。已見大意。然管君見性。亦未敢許透徹。要之秉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畱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遍。

字字融通心地。以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眞實爲生死大事。一著喫緊。萬萬不可作戲具。增口過。以公眞心待三寶。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塵默談頃閒。賢伯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戶究心。山色

在日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
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燭然於中。有難
對俗人言者。誠哉此事。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
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
剝。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真使佛祖避舍三十
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華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有
緒。當迎杖舄。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布
作書。一話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

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頓轡先登。以策萬里高步。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崩離析。遂至於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在諸同志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爲悲戀耳。朽夫雖朽。惟以利生爲事業。若忘足下輩。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遞相發明。幸同觀之。

與黃柏山

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壞。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於幽谷耳。長松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

睹。今觀其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照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壞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段風月。有何去來之相。惟尊人無恙。子光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切衆生。以此爲事。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途劇苦。刀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事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

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
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
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
鄙。猶古今異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
今見足下書。翻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
不欣然就道耶。

與卽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蓋心苦於
知己。念切於有緣。在古聖賢猶然。況恆品乎。聞之一
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於

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遺。重遺手足之憂。其不稱千載之知己。多生之有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卽山野之於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以貽笑。不知兒童稱說。父子相傳於幾百年也。況復布慈雲於邊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有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華凋謝。瞥眼較得失乎。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稱出世知己矣。

與陸太宰長公

惟太尊人乘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爲一代人
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卽山野
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末後垂手之際。未嘗一
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此雖順世無常。隨乎幻
化。而法身體堅。卽三灾彌綸。湛然常住。不獨社稷之
勛。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常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法
幢旣折。四衆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
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幸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
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
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罪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